

<<科兰特的最后日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科兰特的最后日子>>

13位ISBN编号：9787540449506

10位ISBN编号：7540449500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时间：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法] 阿兰·罗伯-格里耶

译者：余中先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科兰特的最后日子>>

### 内容概要

《午夜文丛：科兰特最后的日子》是罗伯-格里耶自传体作品“传奇故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也是总结性的一部。

科兰特继续出场，而所有的关于文学和电影创作经历的回忆则围绕着80—90年代。作者采用的支离破碎的叙事技巧再一次表明他在继续与传统的表现手法作斗争。

## <<科兰特的最后日子>>

### 书籍目录

写作、古老海洋、抚摩的运动。

对和谐的关注。

乌拉圭海滩以及浴场女子、海浪、岩礁、鸬鹚在“猫咪”，大海以它带锯状肌肉的女阴把我捕捉法兰西堡海湾的海上遭难。

慈悲悯人的逆戟鲸海岛上的我的小未婚妻。

展放在橱窗中的十二个准备殉道的初领圣体的少女模特少年卡特琳娜在里昂火车站，作为穷大学生的我自己重新当教授。

刻苦的研究。

在警戒和淹溺之间的一种被穿透的自传圣路易斯的仙人掌。

秋季的风。

一场飓风扫荡了麦尼尔。

我的小姑娘身处于灾难之中。

躲过了灾难的昂热丽克麦尼尔的清理工作。

巴士拉的椰枣林。

科兰特游荡在附近科兰特在马克西米连咖啡馆的平台上，看着如花似玉的姑娘们在假装着玩球。

一头浓密白发的德国人的出现。

玛丽-昂热（？

）和她所谓的父亲跛脚的黑人老妇，售卖惹人麻烦的明信片的女小贩。

被拍摄下来的科兰特和他的重影。

对一个同谋者网络的怀疑入选美人的虚假亲人成了潜水的鸬鹚。

趣味和价钱。

尽管他不信任一个过于知情的卖主，爱好鲜柔人肉的买主还是同意，在他吕泰西亚旅馆套间中接待他和玛丽-昂热。

装饰着蓝色闪光片的纤细舞鞋，新鲜的血迹塔蒂娅娜·格罗斯曼在巴黎的吕泰西亚旅馆，在巴比伦（长岛），在马里安巴德。

和劳申伯格一起在石头上印刷。

吕泰西亚书店，钱拉·马克莱和他奇特的商业经营方法。

对书籍的考虑。

批评家圈子和我的评委生涯从马提尼克归来。

圣日耳曼林荫大道的午夜出版社。

朗布里奇和我的《弑君者》。

我自己在他的梦幻者角色中。

热罗姆·兰东和痛苦中的作品手稿。

我的侦探式写作新计划。

乔治的朋友们。

昙花一现的机密杂志擅入自己房子里的兰东。

整整一帮人的敌意。

面对资本世界的小小才华。

孤独与统治。

信任感：一个犹太故事一个新的兰东：青春的欢快、博爱、对文学的酷爱。

《橡皮》的手稿在午夜出版社。

一张蓝色的封皮。

如同在一座磨坊中科兰特和德国人在吕泰西亚旅馆。

玛丽-昂热展现全裸。

奥古斯特·马纳莱画的《奴隶贩子》。

## <<科兰特的最后日子>>

沾有血迹的蓝色鞋子。

在麦尼尔的昂热丽克的姿势。

抚摩，少女的敏感和买主的保留。

被撕下了面具的科兰特保持警惕的科兰特。

封·德·里夫教授，心理学专家。

两个身穿白色服装的年轻男人在南洋杉下。

女俘虏的最佳年龄。

金发还是棕红发。

麝香味，耳光和爱的亲吻科兰特在布列塔尼古老炮台中跟他零乱的手稿在一起。

金三角的甜美而又残酷的回忆。

海浪的拍打，朴素的家具，沉重的（几乎是魔幻的）椭圆形镜子和女妖魔似的硕大橱柜。

烟火色的壁炉、炮眼、煤油灯色情的讨价还价。

科兰特被引诱进了陷阱中。

公证婚礼的好处。

失踪和严重的罪行。

玛丽-昂热作为喜欢（严厉的）老头子的典型小姑娘。

南洋杉下的两辆黑色摩托车反野少年的战争，他们的残暴，他们的毁灭。

歌剧院和它的寄宿者们。

被选中的女孩子的审讯和最后刑法。

针对科兰特的无根据的指责究竟在哪个日子，为了什么理由，他离开了法国。

昂热利卡·冯·萨罗蒙。

秘密使命。

作为政治—工业的俱乐部的金三角。

“共同政体”，它的乌托邦，它的信徒“共同政体”在《橡皮》中的体现。

该书在法兰西俱乐部和处境不稳定的午夜出版社出版。

和热罗姆一起在莱茵河旅行。

他和朗布里奇分手。

布雷内的插曲。

旧妓院中窥淫者的小房间我在午夜出版社的小办公室。

阅读手稿。

和热罗姆的长时间讨论。

我在加桑迪街上的顶层住所，它的极端狭小。

《窥视者》的写作。

花岗岩的海崖和被风暴侵蚀的坡尔斯莫盖古老军事堡垒，在那里，我在我“不可能的心理回想”的废墟中挣扎着，飞向巴拉那河回到马克西米连咖啡馆。

我看到我自己的替身安坐在我最喜欢坐的位子上，以我习惯的姿势读着《环球报》。

恶心的感觉。

在打开的报纸上，有一张照片。

第二天，我的位子空了，而我的慌乱有增无减：我不在我自己中，就像《嫉妒》的叙述者那样。

第三个亨利·罗宾出现在吕泰西亚旅馆的登记簿上寻找资本。

《嫉妒》被加斯东·加利马拒绝。

在午夜社的出版，惨痛的失败。

波朗毫无保留地支持我。

作为新婚夫妇的卡特琳娜和我当了装修房子的工人。

布托的成功和离去。

与萨罗特的“作恶者”条约。

新小说诞生了新小说家们对集团一说的保留态度。

## <<科兰特的最后日子>>

它的历史存在。

这些历险者们特有的、绝对的创造性自由。

一个异端分子的集团巴西的皇室，1889年我在坎佩尔的洗礼。

在海罗伯里斯的吕泰西亚旅馆，我房间里的床对面，堂·佩德罗二世骑在马上肖像。

马的眼睛。

镜子中我的眼睛，我脖子下边的两个新鲜伤痕。

徒劳的企图，想弄清楚这一星期的日子是按怎样的顺序度过的：错过了与B.的约会，在马克西米连咖啡馆里讨厌的相遇，追踪着我的另一个亨利·罗宾。

我的双重影的照片。

由黑女人留下的第二张明信片：已经复印在《环球报》上的、一只血迹斑斑的女人鞋受人觊觎的玩粉红皮球的女郎的嘲笑。

配发照片的谈色情一性虐待的文章，它那令人不安的细节。

屈从，带刺激味的反抗，心醉神迷的惩罚。

充满梦想的日本小女子。

90年代春天的西贡。

《法兰西晚报》上杜拉斯的采访记。

《如歌的中板》的初稿。

我把书转给午夜社。

向真正的出版商致敬，作家们欠他们的债，恩将仇报。

我与兰东的团结，我们共同的作品一个我不应该讲的悲愁故事。

《巴黎竞赛》画报约我写一篇文章，以祝贺西蒙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我在长岛毕肖普的家中写这篇文章：《风》的手稿，我与作家的会见，它的附加部分，它的朴实克洛德荒唐的愤怒。

热罗姆的生气。

两年后短暂的会面伟大的才子们个性中的渺小。

我的同类对我的提防。

我万分幸运地认识了兰东。

《巴黎街道词典》和我们的“词典”，在主流批评中被接受之概念的词典。

过多的会议，混乱的讨论，破坏午夜出版社，自由的空间。

为什么不是相互影响的空间呢？

理论，就是永远地打问号。

相互的承认克洛德·西蒙和亨利·德·科兰特在佛兰德危险的公路上。

受伤的腿。

浑身上下虚弱无力。

南洋杉的影子，和B.的约会，依次不正常的睡眠。

两个穿白衣服的补充部队士兵和他们的摩托车。

最靠近的那个人拿住了黑女人兜售的照片，并抬头朝向科兰特的窗户。

一期《侦探》塞到了他的门下读着有关神秘谋杀案的配有照片的文章，我试图回忆起谁是这个指控者西蒙（让-科尔，或皮埃尔）。

这个人的证词。

第一个亨利·罗宾之死。

为警察局而工作的漂亮妓女。

一场引出恶果的照相摄影。

玛丽-昂热丽卡和鱼叉。

穿透了摄影导演脖子的两个洞。

血迹斑斑的蓝色女鞋的形象回返。

模模糊糊的死者照片科兰特走下庞大的楼梯。

## <<科兰特的最后日子>>

“亨利先生。

”第三个亨利·罗宾去听电话。

第二个跑腿的侍者，接着又是另一个。

科兰特上了一辆高级轿车，在后视镜中发现了那两个摩托手，取消了在鲁道夫咖啡馆与B.的约会。

开车者嘲讽式的撇嘴。

想到玛丽-昂热穿着极其紧身的游泳装，走在大道上，她的舞鞋提在手上，啃着一个青绿色的苹果，经过克里斯蒂安-查理咖啡馆的门口。

在被挪动过的后视镜中，司机警来过分注意的一眼，科兰特下意识地把手伸向自己的脖子在咖啡馆前宽阔的港湾和大道边上的椰枣树之间，玛丽-昂热在突如其来的风暴中跳舞。

一个白发男子在窗玻璃后面。

在她玩着皮球的海滩上，一个画家试图抓住情景，他举起的画笔如同乐队指挥手中的指挥棒。

充满着吞噬小姑娘的钝吻鳄的佛罗里达沼泽地。

和一个暧昧的舵手一起在海湾的小岛之间航行。

停靠在一片刺棱着黑色牙齿的淤泥上。

遗弃给了海蟹们的精致的女鞋在活岛的窝巢之间，死去的鹈鹕悬挂在黑乎乎的红树的树枝上。

一片恶臭。

我那肌肉发达的女同伴回收被铁条包封着的小箱子。

荒凉的码头，或者说，我们把船停靠在被遗弃的货场附近。

七个满身血淋淋的宰鱼人呆在了那里，小刀子停留在一条马尔林鱼上的半空中。

卸下沉重的小箱子波普绘画艺术的叙述结构。

陪伴着克洛德·西蒙穿越索霍的艺术画廊。

废墟的美国。

一个犹太人小肉铺的陈迹。

昆廷·里策尔的一个画展。

使人发愣的画：读《环球报》的人从他那摊开的报纸后面监视着来访者鲍厄里街道上的一群围观者。

当地臭味相投的一帮人。

从天而降的金发天使浸在一大摊鲜血中。

她那带黑色‘花边的连衣裙翻卷着，她的姿势优雅无比。

警察们雷鸣般喧闹地匆匆赶到。

身穿晚礼服的世俗集团，死去的年轻女子可能属于这个团体。

全体静止，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又一次在萨尔索玛焦雷温泉疗养地。

亚述-巴比伦建筑的过分之处。

贞洁的废墟的寂静。

一个停下来女精灵的显现。

她的重影以谜一般的手势指向古斯塔夫·莫罗的巨幅壁画寂静之声。

浮士德、斯巴达的海伦和永生不死。

伊瑞娅和青春之源泉。

三道门：永恒或者虚无。

我的来历被揭示。

2450岁。

我那无信义的阿里阿德涅的雕像胳膊动了一下第一道门轻柔地把我吸了进去。

白色大理石的巨大的阶梯剧场。

身穿托加的不多的几个观众以及他们的影子。

最下面，在剧场中心，一些雕塑家在十几个面带欣喜微笑的年轻姑娘身上镌刻金色的花纹图案。

又回到走廊中。

第二道门，我使劲地推都推不开。

蓝眼睛的年轻女护士以及她的一群影子般的复制人一排排地坐在诊疗椅上，对面站立着一个展览模型

## <<科兰特的最后日子>>

似的阿波罗，他的性器官英姿焕发地勃起着什么法庭？

伊瑞娅为我打开了第三道门。

在迷迷蒙蒙的浓雾中，一群老人分散地坐在同样的漆成白色的椅子上，观望着空无。

一部看不见的无声电影。

《去年》，我自己的嗓子发出的声音古老欧洲与光明帝国的废墟。

一个晚成的小说家的突然回顾。

我那在岁月的风暴中昙花一现的城邦。

面对一群脱缰野马般的精灵，科兰特固执地抵抗着。

我在哪里？

最后的故事。

心灵如同不稳定的颗粒在翻滚。

一种新的生命能量不断在我的身外投射出我来。

现代（后现代？

）小说如同一个活动的空间和瞬间中的物质因素，同固执的清晰相对立科兰特骑马穿越一个被炮火摧毁了的小城镇烧焦的废墟，遍地新积的白雪。

一幅黑白绘画。

新希腊风格建筑物的片断。

一匹煤玉般乌亮的马低头伸向一具敌军中尉的尸体。

他身穿一套同亨利伯爵穿的那套军装（索米尔军校的制服）十分相像的黑色军装。

纳粹小说家库尔特·科兰特。

死去的德国军官的姓名以及他令人心烦的身份照片。

在一瞬间中，玛丽-昂热被撞见正在穿衣服，那是在做完爱之后，要不，就是一次处决的淫秽画面？

由马克·坦西建造起来的相同本体与相同外表的墓地《弗兰德公路》《情人》和《照相机》《意义的逻辑》。

所谓的库尔特·冯·科兰特，如“亨利·罗宾”本人那样，并没有带假的军方证件，以掩饰自己玛丽-昂热的身份？

一张由科兰特拍的照片。

在不可触摸的尸衣下的男女同体者。

卡隆的“黑水仙”和《水仙号上的黑家伙》。

我的负面重影给了我一记死神之吻在冬天一片雪白的公园里的一头大野猪。

又是一个被毁坏的栅栏。

复活节的那个星期，雪的风暴和魔幻的钟声。

我们的朋友被弄得迷迷糊糊。

是警钟，还是由拉克鲁瓦一儒冈作的诅咒弥撒？

麦尼尔的简陋教堂巴尔贝的亲戚科兰特听到，在他的要塞堡垒下传来海浪打在岩石上的低沉的轰击声。

通过勘探地下的洞穴，他发现有一条通道，通向一些在最后一次大战中使用过（用作什么呢？

）的较新的大厅。

在水泥板墙上留下的谜一般的符号。

可能是一个监狱？

自然的洞穴和通往大海的出口悬崖脚下五花八门的幻象：风云之团停息在岩石群中。

三匹公马纹丝不动地注视着我。

它们是怎样来那里的呢？

在布列塔尼海岛上的圣科兰廷之马科兰特在吕泰西亚旅馆中醒来。

两个补充部队的摩托手始终在南洋杉底下坚守岗位。

床单上沾上了新鲜的血液。

一个被吸血鬼啮咬的叙述者。

## <<科兰特的最后日子>>

三个拍照片的侦探的擅入。  
他们精确无比而又默默无闻的工作昆廷·里策尔在索霍画廊中展出的一幅引起人们惊慌的十分逼真的画。  
艺术批评家受到刺激。  
警车在伊斯特河附近，一个宁静而又可疑的街区。  
平庸的大都市背景粘涂在了生存之中。  
一个男子凝滞在他的窗户后。  
自然灾害的白色灰烬。  
三个迟钝的人物呆在十字路口。  
这些令人不安的侵略者中的其他六个人停在了行走当中。  
他们的孤独我自己的形象，跟他们的一模一样，出现在一家被遗弃的店铺的窗玻璃中。  
我同众人同样的臃肿、笨重，我从中汲取到一种新的力量。  
忍受苦难的其他同志。  
在一条长凳上反方向的奇遇。  
团结经过多次在东南亚和欧洲的旅游，重新回到纽约。  
电影的计划。  
麦尼尔的修复工程。  
废墟的世界。  
从乔治·西格尔的作品，到萨特的作品。  
后者的智力活动萨特与新小说。  
121人宣言。  
《马里安巴德》，遭诅咒的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上突然改变了地位。  
《现代》杂志上的文章。  
萨特的难堪。  
勇气、慷慨以及缺乏个性《马里安巴德》与介入态度。  
在列宁格勒友好的重逢。  
斯大林制度的罪过依然存在。  
艾伦堡和《窥视者》。  
位于存在主义计划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新小说。  
萨特走钢丝对回忆的喋喋不休引起的恶心。  
被句法所凝固住的瞬间。  
一道最最细微变化的门槛。  
结构、行为的量子，以及“clinamen”。  
梦的叙述。  
充满谎言的叙述内容杀死了不可能的真实。  
自传作者毁了他自己的过去“不要回头”：《金三角》《查拉图斯特拉》和卡夫卡式的“桥”。  
缺少了自我的作家。  
忧虑和喜悦一张波尔多葡萄酒的标签。  
围绕着路易十四式城堡的井井有条的葡萄园。  
光线充沛的餐室。  
饭桌上一个不合时尚的女子。  
酒的味道。  
叙述者看到一瓶疑难重重的“拉维-鲁塞尔城堡酒”后，微笑了年轻的梦幻女子和香水瓶翻转的形象。  
画有图案的墙纸活动起来。  
一个潜伏着的猎手。  
最最柔美的猎物。  
转瞬即逝的女来访者普拉斯兰岛上厚颜无耻的椰子树。

## <<科兰特的最后日子>>

一部梦幻般的电影在远东的流浪：澳门、西贡、下龙湾、吴哥往后呢？  
和多芒一起在塞舌尔群岛。  
一次动荡的沿海岸航行。  
两腿像篮球运动员一样的黑人向导。  
短短一个钟头的行军。  
在大雨中上的一堂心理分析课。  
一种热烈的友谊之情。  
大地上细微的美。  
梦见波洛克的作品：头脑中（纠缠成一团）的线条晨露中一张完美无缺的蜘蛛网。  
而我被囚禁在我的牢房中。  
手势动作的绘画。  
各种无谓的企图。  
我吞噬我自己。  
胡桃树黑乎乎的枝杈这一形象是从哪里来的？  
科兰特重新走下不断增生着的地下通道。  
已成废墟的古老部分，以及新近的部分。  
黏糊糊的、发出磷光的渗出物。  
罐头鲑鱼，破了的皮球，鸬鹚尸体，水晶球，金褐色的头发，蓝色的鞋子灯火熄灭（已见过）。  
明亮的四壁。  
阶梯，汹汹冒犯的海蟹，蓝色的洞穴和神奇的泉眼。  
月光下椭圆形的水池子。  
夜间的洗衣女米娜，被诅咒的黄金，变成了一柄火炬的血淋淋的内衣。  
女巫的询问以及有关的描述。  
约会科兰特朝着他的庇护所往上走，发现了一枚崭新的芬尼。  
他的旧伤又复发了。  
在破碎的镜子中，他看到他那不对称的半死不活的脸。  
胳膊关节僵硬了。  
脖子根部两个红红的小洞。  
手指头上的血。  
在玻璃球中的吸血鬼米娜。  
“没有的东西、莱茵河、腰身”。  
尼伯龙根。  
诞生地的铁匠炉。  
红胡子腓特烈。  
七个牺牲的女俘虏与艺术《环球报》上的照片。  
福柯和巴西。  
一家呈碎片坠落的旅馆。  
巴特和他的庆贺晚会。  
苏格拉底式的柔情。  
性爱的错误。  
游荡和情欲。  
和福柯一起，以及与巴特一起看脱衣舞。  
在圣路易斯被抑制的女权主义在特里谢家中见到佩雷克。  
美第契奖的衰落。  
五月奖。  
巴塔耶想讲述死亡：为更好地跃进而后退。  
选举一个土豆。

<<科兰特的最后日子>>

在穆夏尔换车。  
很久以来我就已经死了。  
在苏弗里耶尔火山的一家医院。  
罗托鲁阿。  
拉比亚宫的贡朵拉和冰淇淋蛋卷。  
米尼翁。  
皮埃尔·昂热丽克。  
围猎我（无谓地？  
）等待着米娜。  
镜子中血淋淋的玛丽-昂热。  
我署名

## &lt;&lt;科兰特的最后日子&gt;&gt;

## 章节摘录

毫无疑问，句子的肌肤总是在我的工作中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位置。

即便我不在我的桌子前，它们生动的形貌仍在不断地萦绕着我。

我重复着字词、节奏，我尝试着铿锵，我安排着回声和断裂。

在我心中，这就像深深的水流那一再反复的、能够预见的、不断有所意外的运动，这深深的水流交缠、拍击、浸淹，一下子就把粉红色花岗岩的岩石连根暴露无遗，随之又轻柔地摩挲着这些水淋淋的、被吐着泡沫的涡流冲刷得光溜溜的岩石。

这一不知疲倦的活动——其耐心之手缓缓地贴合了言语既坚实又流动的材料本身，贴合了它的韵律、它的结构——明确无疑地体现出一种首先是感觉欲念的特点。

但是，让我同时十分关心的字词的那确切而又暧昧的意义，也将随之展开一个新的场，一个调性、不谐调、遥远和谐、固执唤回的场，也就是说，整整一种音乐，人类噪音在无以计数的音域上的音乐，尖利和低沉的欢乐的音乐，拍打着布列塔尼古老坚实土地的大海的音乐。

布勒东、特里斯当·科比埃尔、瓦雷里、奈瓦尔、洛特雷亚蒙，我一边行走，一边背诵，或者一边洗澡，一边背诵，眼睛直瞪瞪地盯着天花板，吟诵我那些老战友的歌谣：水晶般波浪的古老海洋，我向你致敬，古老的海洋，再一次向你致敬。

而现在，依然在大西洋的一处海岸上，那是蒙得维的亚北面长长的荒凉海滩，突然间拥满了金光闪耀的沐浴女子（在阳光下欢快地畅笑，顶着高涌的海浪，任它们拍打她们，掀翻她们，在白色的泡沫中变得支离破碎，到处渗入到她们身体中），随后重又空空荡荡，一片金黄色的细沙处女般地静静仰躺着，偶尔可见深深卧息着一枚肉红色女阴似的贝壳，脆柔的边缘绿着一圈珍珠色，或是一团搁浅的棕红色海藻，散乱着长长的毛发，还有一只窄小的舞鞋，后跟又尖又高，鞋面缀满了闪耀着金属蓝的闪光片，上面还缠挂着细细的珊瑚枝，或许是不久前某次海难的见证。

就在这片景色最隐秘的深层，亨利·德·科兰特当年或许经历了他的尚有疑问的乌拉圭历险之行。

狂暴而又单调的景色，这样数十里又数十里地延伸着，一直延续到巴西的边境，在连绵逶迤突兀而出的花岗岩礁石中不断重现，任凭风吹浪打，威风凛凛的绿色浪潮滚滚奔涌，发出一记又一记震撼人心的拍击，打在平展展的滩涂上。

每一记涌浪过后，闪着太阳光咝咝作响的白沫缓慢地舔舐着海滩，然后退回海洋，在身后留下一面转瞬即逝的活动镜子，一时间里，镜中倒映出一群纹丝不动的海燕和海鸥。

不远处，海岸上突兀一片岩礁，挡住了这里的地平线，三只又大又黑的鸬鹚栖息在岩礁的最顶端，仿佛在站岗放哨。

在这个地方，形状浑圆的岩石群之间本已很深的海水，似乎流动得不那么激烈，海浪只是在离海岸更近处，在那微微内曲成椭圆弯弓形的宽阔的沙土滨湾，才咆哮出声，而那多少有些峻峭的岬角，那长有强大忍耐力的植物、在古老土壤上杂七杂八地隆凸着水晶状堆积物的岬角，则向着远处的大海伸展而去，最后几处孤立的暗礁还使它在海中延伸出好几米。

那里，水浪的涌动显得更加缓慢，不那么喧闹，几乎平平静静，在无精打采的摇篮曲般的曲调下，无疑也更加隐约。

它贴着一面阴暗峭壁，有规律地上涌下降，随后，伴着一阵猛然的、无以预料的跃动，一下子就淹没了整块岩礁以及它所有的邻居，甚至还没过了鸬鹚宽大的脚爪。

鸬鹚聚精会神，镇定自若，紧紧地附着在看不见的粗糙不平的石英晶体上，然后，涌浪转成白色的漩涡，穿透坑坑洼洼和断断裂裂，消退下去。

在他童年时代，人们常常给他讲这个故事。

今天算来，它可以追溯到六十多年前。

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在离布雷斯特不远一个叫做“猫咪”的地方，就在锚地的人口，一个如刀劈开悬崖的小港湾带斜坡的码头上，一阵沉闷的海浪就这样袭来，把他卷走。

我那时能有几岁？

也许三岁或者四岁吧。

我们跟着妈妈，还有妈妈最小的妹妹玛尔塞拉，一起出门兜风，坐的是玛尔塞拉丈夫的黑色大汽车，

## &lt;&lt;科兰特的最后日子&gt;&gt;

他的名字叫安托南。

正如这一容易使人联想到罗马时代的名字所显示的，我的小姨夫不是布列塔尼人，而是普罗旺斯人，他会游泳，这实在是幸运，它在这一天给了我好运。

我们下了汽车后，便轻松悠闲地小步走在护岸的坡道上，花岗岩的斜坡不很滑，只有底部被清亮的海水轻轻地来回拍打着。

正在这时，来自大海深层的一股莫名其妙的涌浪，突然猛一下子掀上斜坡，把我一卷而走。

我的姨夫安托南赶紧一步，连衣服都没有脱就跳下了水，没费多大的劲，他很快便把我捞了回来，带回岸上。

看起来，我还没有呼吸到致命的液体元素；我仅仅只是像人们说的那样，痛快地喝了一大杯。

我们全部赶回汽车中，我被妈妈紧紧地抱在怀中，像是一包什么珍贵的东西。

我们抄最近的路回到喀朗果夫，好把我们弄干，给我们取暖，讲述历险，由此结束我们的远足。

正是这一故事，后来随着我渐渐长大而成百次地复述，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事件本身过于匆促，或者过于久远，并没有给我留下一丁点有意识的回忆，尽管我常常重见那个曾经冒出过魔怪的、其名字具有预言性的凹洞……“猫咪”，猫崽，毛发丝光滑柔的纤弱的小猫，女人性器官的最令人安心的形象，猛然间张开了它那满口鲨鱼牙的猩红嘴巴，把我生生地活吞下去。

第二次，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当时我正在安的列斯群岛的法属岛屿，懒洋洋地观察患病虫害的香蕉树腐烂的根茎，它们已经被一种叫做（用拉丁文）国际脏虫的可怕象虫悄悄地咬死了。

那是在法兰西堡的海湾，4月份的一个快乐的星期日，我又一次幸运地从海难中逃生。

作为一个毫无经验的船员，我上了一艘十分小的帆船，与它的主人为伴，他是一个体操教练，热衷于水上竞速运动，刚刚马马虎虎地修造了他脆弱的小舟，配置了一杆与小巧的船身不成比例的大桅杆，帆布也装备过多。

我的角色局限于“补偿平衡”，也就是说，当这巨硕的帆索架杆令人担忧地倾向一边时，我便要跑到它的对面去，仰身压躺在船沿上。

但是，我的同伴使我放宽了心，因为他在海风相当猛烈的情况下，从容自如地操纵着。

我们手舞足蹈地漂向朗比小海湾方向。

正当我们一路顺风地漂流时，一艘当地人的大型渔船切入我们的航线，整套红色的帆篷披挂在外。

勇敢无畏的体操教练继续驾船径直驶去，内行地估计出，我们将绰绰有余地偏离开它木色阴暗的粗大船尾，却没有看到它拖着的一条粗线挡住了我们的航道。

在最后的一瞬间，他才发现情况不对，可能是为我们不太稳定的平衡考虑，或是不打算切断被拖拉的速度和它自身的重量绷得紧紧的捕鱼绳缆，他猛地改变了一下方向，顶风而行。

几秒钟之后，我们就苦苦挣扎在沉船的周围。

帆船已经完全倾覆，船体被它过于沉重的桅杆和浸饱了水的帆布拖向深底。

只有一点点还露在水面上。

我已经说过，作为诺曼底水手的忠实孙子，我却从来不会游泳，尤其是在大海的涌浪中，即便这海浪涌动的幅度太大。

于是我狼狈地扑腾着，试图抓住什么不时漂浮在水浪凹处中的东西，当作救命稻草，依靠在上面。

我的同伴对我喊，让我别靠在他身上，也不要靠在随便什么东西上，因为我会适得其反，拖住别的东西一起沉下去。

他非但不过来救我，反而去拉缆绳，这是他注意的唯一物件，他一只手紧紧抓住它，同时用另一条胳膊和两只脚拼命划水。

我已经看到死神降临，觉得在这样一个朗朗晴日死去，真是一件蠢事，我还有那么多的作品要写呢。

幸运的是，捕鱼的人远远地认出，艺术家遇到了危险，世界即将失去他，终于决定掉转船头，前来救援我们。

经过两个来回，他好不容易把我扯上了甲板，我当即瘫倒在地，筋疲力尽，大口大口地吐着咸涩的海水。

在人们并不需要使用的救生圈上，我读到了这条船的名字：“奥尔加”，它属于我们祖辈与海上魔怪

## <<科兰特的最后日子>>

传奇性搏斗中的可怖的黑色逆戟鲸。

奇迹般逃生的约拿，我的鲸鱼被捅开了肚子，在某几次确切的溜达中，把我吐出在最近的荒凉海岸上。

经过差不多两小时的努力之后，肌肉发达的游泳好手来到了我身边，牵曳着他那珍贵的破船，他也折腾得筋疲力尽，但有更多的理由，不管怎么说，他很高兴看到我还活着。

他说，他当时马上就想到，若是换一条船（即便不减缓速度的话），他是可以谨慎地安排好的。

一般情况下，这里的鲨鱼不会游得离海岸那么近。

就在我们的头上，草木葱茏的山崖上有一座小小的石头房子，门窗狭小，战争期间，安德烈·布勒东曾经被拘禁在此。

.....

<<科兰特的最后日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